

二、因病而异

在《灵枢·终始》篇有“久病者，邪气入深，刺此病者，深内而久留之”的说法。可见“静留针”与否，以及“深留”、“浅留”和“静留针”时间的长短，要因病而异。例如《伤寒论》：“太阳病，初服桂枝汤，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。”文中只言“先刺风池、风府”，而没有留针之说，可见仲景在使用针灸方面也和用药一样，辨证是严谨的。

根据临床体会，一般病在阴分、营分，属寒、属虚，或久病邪已深入者，不但要“静留针”，而且还要“深留”、“久留”，才能达到扶正祛邪、补虚散寒，引邪外出的目的。若病在阳分、卫分，属热、属实，或初病邪气表浅者，则不必“静留针”，或仅“浅留”、“稍留”，即可解表、清热、散邪。所以要通过严谨的辨证之后，才能决定“静留针”的方法和形式。

三、因穴而异

临床上是否需要“静留针”，常因穴而异。一则因所刺腧穴的位置是否适宜“静留针”，再则是所选腧穴及其配穴各有不同的特点。例如治疗三叉神经痛所选面部腧穴，如和髎、颊车等，旨在疏通局部经络，可不必“静留针”或仅“浅留”、“稍留”便可，而所配用的手足部腧穴，如合谷、内庭、至阴等，就必须较长时间的“静留针”才能发挥其通经气的作用。临床治疗若能因穴而异地采取“静留针”的方法，往往可以收到速效目的。

四、因时而异

《灵枢·四时气》篇：“冬取井荣，必深以留之。”就是说在冬季施行针刺时，宜“深留”、“久留”针。这也提示我们“静留针”的深浅、久暂与季节时令有关。

如上所述，临床上采用“静留针”必须在辨证的指导下，根据具体情况施术，才能恰到好处。如在施行手法之后一概予以“静留针”若干分钟，这固然给临床工作带来方便，但却失掉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特色，而影响针刺疗效。

五、典型病例

例一：马××，女，31岁，家庭妇女。患者2年前，

因产后感受寒湿，两肩膊疼痛，不能劳作。经中西医多方治疗效不显著，于1982年9月1日来我二附院门诊，遂选用双侧天宗、肩贞、曲池穴，行针后“静留针”20分钟即予出针，连治3次，未见好转。9月6日四诊时，考虑其虽为寒湿之邪伤于肌腠，但病患2年之久，邪已深入，仍取上穴而改用较长时间（40分钟）的“静留针”，直至患者自觉针下痠胀感消失，再予出针。出针后，即觉两肩膊轻松大半，乃连续针刺5次，已能活动自如，操作家务。两月来疗效巩固。

例二：马××，男，30岁，司机。患者于1982年6月14日上午因出车汗出当风，回单位后即感左侧腰胯痛不可忍，遂来我二附院门诊。当时患者疼痛难忍，不断呻吟，肢体不能活动。究其病因，乃由风邪外袭所致。先取患侧风池穴，采用“静留针”的“浅留”、“稍留”（留针3分钟）以散风邪，出针后痛势大减，肢体动作好转。再刺患侧的肾俞、委中、昆仑穴，“静留针”30分钟以通经气。出针后，患者即能随意活动。1982年9月来院面告，腰胯痛仅针刺一次即愈，未再复发。

结 语

笔者认为留针法应有“行针停息留针法”和“静置留针法”的区别。古人所称“留×呼”是指针刺入腧穴的一定深度后，继而施用某些手法，使针下得气，或是在行补泻手法后，再施“催气”手法进一步催动经气，及其所需用时间的概念，所以将古人称“留×呼”应作“行针停息留针法”及其所需用的时间理解，而不应与目前临床所习用的“静置留针法”相混淆。目前所用“静置留针法”，若能本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，灵活掌握留针的时间和正确运用各种“静留针”的方法，则可使针刺的临床疗效得到进一步提高。

鼠妇局部涂抹治疗寻常疣

甘肃省靖远县医药公司城关联营商店

苗 其 俊

鼠妇又名西瓜虫、暗板虫、潮湿虫，我用活鼠妇局部涂抹治疗寻常疣百余例，疗效尚佳，现供大家验证。

在阴湿处找活鼠妇一二只，将其放在疣顶部，用手挤压鼠妇使其成浆糊状，完全涂抹在疣体上，令其自然干燥，勿洗涤。每天如法涂抹二三次。一般于1周后疣体自行脱落，局部不留瘢痕、不出血。